

· 潮 汐 文 丛 ·

小 月 前 本

贾 平 凹



花 城 出 版 社



贾平凹

小月前本

花城出版社

小 月 前 本

贾 平 凹

•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七 二 一 五 工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2插页 290,000字

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2,800册

书号 10261·517 压塑本定价 1.85元

内 容 提 要

贾平凹的成名作《满月儿》，曾以山地姑娘爽朗的咯咯笑声，在复苏的文坛上吹过一缕清新的春风。继而，一篇篇短小精粹的小说脱颖而出。迄今他已出版小说、散文集十二部。本书是他的第一本中篇集，收入中篇小说五篇。

收入本集的作品，展示了三十多年来商州山地的世态沧桑，山里人的生活形态，道德风貌的演化。人物、情节蕴含着鲜明的时代感。

《小月前本》和《鸡窝洼的人家》，是作者近年的中篇力作。作品以秦岭山地为背景，勾勒了山地从闭塞、古朴、贫穷，向现代文明突变的历史概貌。以独到的感受和眼光，刻划了一群新时代农民的生动形象。

本集的作品，于绵缠中透着轻快，冷峻中含着热烈；以微观宏，粗放与细腻并重。语言文字淡雅明丽，优美动人，洋溢着浓烈醇厚的山野气息，体现了作者独具的创作风格。

在 商 州 山 地

(代 序)

正儿八经写长一点篇幅的小说，我是不敢有企图的，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视我的创作是试验；无论短的小说，散文，诗，成功或者失败，自然我是认真对待的，但并不看得过分严重；我只是抱定一个信念：好的东西我还没有写出，埋头，以每一篇为首篇，好好写吧。

《小月前本》便是这样的产物。

它谈不上是由此岸到达彼岸的一座水泥钢筋桥，也不是树木锯成的板桥，说穿了，是一块灰石，浅浅的流沙河上等距离排列的一溜的第一块灰石。

我的家乡叫这种排列为列石，它可以供过河者踩踏；“紧过列石慢过桥”，乡间的俗语已经决定了它的作用是暂短的一瞬。

八三年的春节，闲着无事，无意间读了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的几句话，他写于二十年代，是写给大诗人郭沫若的，说：

“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，养成完满高尚的‘诗人人格’，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，自然形式，以完满‘诗的构造’”。这话于我极合心境。因为这一年，是我的而立之年，人的一生有几个三十春秋啊，可我的创作，总是缓缓慢慢。我检点着我的不是，意识到我的理论的修

养，艺术的修养，生活体验的修养，很不适合我目前的创作需要。我小看我以前的那些浮浮浅浅幼幼稚稚的作品了，厌烦起我的这些年来热热闹闹轻轻狂狂的日月了，我给友人的信中，反复说：我要成熟！

我原是山地里的土人，几年之间，倒成了城中的市民，虽然仍算是一个城市装潢的土特产吧，但毕竟对新的农村，新的生活，不全然尽知了。于是，下定决心，排除万难，从农历正月十六日，小女为我燃放了一串还剩余的花炮，我便一头钻山去了。我那时产生了一个奢想，也是下了一道命令，说：请结束你的游击战，在生你养你的商州故乡，开辟一块根据地吧，数年之间，或“达摩面壁”，或“居山落草”。

商州，实在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呢。它偏远，却并不荒凉，它瘠贫，但异常美丽。陕西的领土，绝大部分属于黄河流域，但它偏为长江流域，它是八百里秦川向汉中盆地的过渡，其山川河谷，风土人情，兼北部之野旷，融南部之灵秀；五谷杂粮茂生，春夏秋冬分明；人民聪慧而不狡黠，风情纯朴绝无混沌。我背着我的笔纸，开始一县接一县的走动，真所谓过起温庭筠曾描写过这里的生活了：“鸡鸣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。遇人家便讨吃讨喝，见客店就歇脚歇身，日子虽然辛苦，却万般的忘形适意。农村的新的变化，新的生活，新的人物，使我大开眼界。我虽然不满足这种仅仅还是走动的下乡，但仅仅这种走动，足以使我悔恨自己行动得太迟了，太迟了；想到往日城中的烦闷，无聊，空虚和无病的呻吟，我就曾躺在丹江的净沙无尘的滩上大喊：“这是多好的

土地啊，光这土地上的空气，就可以向全世界去出售！”

长途之中，我开始了我的写作，我常常处于一种随心所欲的境界，一连串草出了十四篇系列短章，合在一起，起名为《商州初录》。它写得很粗糙，几乎没有技巧上的讲究，但一些文友看了，倒过奖为“不讲技巧的技巧”。我拿去在《钟山》杂志上发表了，反响不敢说是不大，收到了众多的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，有的竟询问：真的有这么个好商州吗？我说，是有的，我的记录几乎无一处没有出处啊！于是，便有一些人自费从千里之外往商州去旅行了。

写完了《商州初录》，我突然又滋生了一种非非之想：要写《商州再录》和《商州又录》。欲以商州这块地方，来体验，研究，分析，解剖，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，社会变革，生活变化，以一个角度来反映这个大千世界和人对这个大千世界的心声。这当然仅是一种美妙的设想，我清楚我的力气，只能担当起一位勘探队的向导罢了。但我力争是一位殷勤的认真的向导。

也就在这次长途之中，也就在完成《商州初录》的过程之间，我来到了丹江的下流。这里是陕西，河南，湖北相交的地带，真个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。听人介绍：再往下走，可到一石踏三省的白浪街。好诗意的去处！人是经不住诱惑的，我无论如何也该去一趟看看。但这又谈何容易，天地间犹为一者，唯这丹江，万木清晖入远空的，便是这两岸的危崖，公路没有，有的是隼嘶狼噪，山的寂静是一种怕，河的热闹又是一种怕。越是这么偏远的边地，那里在今天会发生

些什么样的变化呢？我背上干粮，大声唱着，（此时的唱不是一种消遣，是壮胆，一唱就不敢止。）开始沿河边的一条狼牙刺丛中盘绕的毛毛道爬涉了。日在峡空，满河震响，河中出现了一只木排。撑排人是最孤独的，却在自然中还还原了自然，衣服剥脱，竹蒿横手，过急流险滩之时，立排头，明双目，手忙脚乱，用“搏斗”来形容是最好的词了。下行平缓之处，视山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仰天平躺，吼一种花鼓。我当时呆了，小知识分子的情调泛上，惊呼其景其形其情其味，妙不可言。便去求水中人：能不能让我上去坐坐？他们竟大喜。一根香烟，生人便作了知己，硬载我下行了四十里路。排上的生活真是有趣啊，他们给我讲了许许多多水上的生活，得意了就大笑几声，气恼了便粗骂一句。我好不容易感激这意外的朋友，沿河停歇，就买酒来喝，竟喝得我酩酊大醉。

到了白浪街，住在一户农家，接触了村街中好多人事，不妨直说，他们是有喜，有怒，亦有哀，有乐。尤其使我感兴趣的是，街正中有一家，门口正好是踏三省的石头，家长是一个老头，少儿多女，大女们全出嫁了，女婿有陕西的，有河南的，有湖北的，逢年过节，三省的女儿女婿来，行不同的礼节，说不同的音调，人称老头为“三省总督”。唯有一小女未嫁，正与街中一后生恋爱，这后生形象在街上唯一俊美，行为却被众人讥之不正，他做生意，办副业，手头活泛，穿戴讲究，是典型的能吃大苦亦能享大乐之人，却落得人缘孤独。此女竟反村人而动，一片热心待他，暗订了终

身，惹得一场风风语语，被老头用棒槌打骂了几顿。我到了那里，老头虽极度热情，但眉眼里仍留有愁恨。此后，又打听了解了这家情况，联想到长途之中所见所闻，遂使思考了许多问题：新的形势发展，新的政策颁发，新的生活是多么复杂而迷离啊，投映在农村每一个阶层人的心上，变化又是多么微妙啊！对于土地，对于传统的道德观念，老年人和青年人有什么区别，青年人和青年人有什么区别，他们仅仅是粮食丰收，有吃有喝吗？不，还有好多好多能说清，和说不清，甚至只有蒙胧的意会的问题。新的生活的到来，在这么一个偏远的边地，向一切人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窗子，尤其是年轻人。或许，他们对他们的自身，对他们脚下的路，认识是不十分明确，但他们在向望着、追求着新的东西；或许他们还一身旧的东西，又带上了一些新的毛病，但他们的向望和追求是顽强的。他们意识到新的生活在召唤他们，他们应该知道山外的大世界，应该认识这个大世界和这个大世界中的他们自己，当然，这一切于他们可能是多么艰难，危险，甚至会陷于不可自拔的绝境……。

连我也没有想到，这些思考，竟会使我在匆匆完成《商州初录》之后，立即便又草写了《小月前本》。但我的思考是太浅薄了，未免又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，而在写作的过程中，笔力常常不逮。我不会结构大的情节，我想步步为营的推进；我想尽一切办法使调子拙朴一点，但却控制不住节奏。我只是笨拙的想：使作品尽量生活化吧，使所描绘的生活尽量作品化吧。这样是不是行？我安慰自己：试验一下，

若效果不好，就在以后校正吧。于是，一个毛头的不安分的“小月”就发表出来让她唱一出“前本”了。

作品一问世，是好是赖。社会是会评头论足的，我背起笔纸又二返了商州，三返了商州。在商州最南的山阳县，在最西的镇安县，新的山地生活，使我又多了一番见识，一层思索，我又写出了《商州再录》，写出了《鸡窝洼的人家》，我叮咛自己：要总结《小月前本》的得失，要更忠实于艺术，力争在新的作品中更尽我的心意些。在那潮湿的土屋里，在那流泪的蜡烛下，我一次又一次祈祷：艺术啊，能亲近我吗？

这又是另一层后话了，不说为好，且住，且住了。

写于1984年2月25日黄昏

目 录

二月杏	四二三
马玉林和他的儿子	三七九
童年家事	二七四
鸡窝洼的人家	一三四
小月前本	一
在商州山地（代序）	一

小 月 前 本

一

山窝里，天黑得早。从一块一块碎石板铺成的街面上，眯眼儿一看，高高低低的瓦槽，短墙头，以及街外纵横交错的土路，田地，河岸漠漠的沙滩，一丝一缕袅袅升腾的白气，渐渐地软下去，看不见了。但是，风没有起，暑热不能杀祛，傍晚又出现了异常的沉闷。三只的，五只的狗，依旧懒卧在街后坡根人家的照壁下，踢也踢不走，舌头吐着，不能恢复那种交配时期为争夺情爱而殊死厮咬的野蛮。

河湾的大崖，黑得越发庄重。当夕阳斜斜的一道展开在河面上，波光水影就反映在了崖壁，万般明灭，是一个恍忽迷离又变幻莫测的神奇妙景；现在，什么也没有。成千上万只居住在崖洞里的鸽子，不能为着那奇异的光影而激动，便焦躁不安地在河面上搅动起一片白点；白点慢慢变灰，变黑，再就什么也不复辨认，只存在着“咕咕”、“唧唧”烦的嚣。夜的立体站在了天地之间，一切都沦陷入沉沉的黑暗中去了。

河对岸的荆紫关里，一头草驴在一声声地叫。

这时候，街道上急急地奔过一条黑影。脚步抬得很高，起落如在了瓮里；人已经前去了，响声才“咚”地从碎石板上弹起。在街心的一棵弯柳下，他站住往一家屋里望；这家六扇开板的板门还没有关，黑隆隆的，只看见那对着门口的灶膛里，火炭红通通的。

“喂——老秦哥！喂——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和尚！”屋里应声了。“牛又不行了吗？把他的，不知牛跟你霉气，还是你有了牛倒霉！进来吧，大热天的，这儿有茶。”

王和尚摸摸索索从门面中间往里走，撞翻了一个脸盆，“豁朗朗”响了一个圆圈儿。走到后院，月亮刚刚出来，老秦一家人正坐着乘凉品茶，老少好个受活。老秦的胖婆娘拿过一把小竹椅子，“扑”地将一盆冷水在上边泼了，挪到王和尚的身下；王和尚只是靠在后厦房的墙上喘粗气。

“你没有磨些豆浆给喝吗？”

“喝了，喝了两洗脸盆子；半罐子白糖也都贴赔在里边了！”

“皮硝呢？”

“耽搁了。我后晌磨豆浆，让小月到荆紫关去买，天黑回来，她竟忘了去。天杀的死妮子，事情就全坏在她手里了！”

“这就怪不得我了！我就说嘛，怎么我老秦连一头牛都治不好了？”

王和尚的头上，汗又忽地冒了一层。他蹶下来，用衣襟擦着脸，声调里充满了哀求，说：

“老秦哥，我一心儿信得过你！上次买你的老鼠药，虽然把家里三只鸡毒死了，但那确实是真药，不比得荆紫关上那些充假的。你再去给我家那头牛看看吧，半后晌它就卧倒了，口里只是吐白沫，鼻子里出气象要喷火。我担心今个夜里不好过去啊！”

他说着，哭腔就拉了下来。

“这得要喝白公鸡的血了！”

“黄公鸡行吗？”

“不行。才才家不是有吗？前天我想买了吃，那寡妇倒不肯舍得，那公鸡特大哩！”

“哦。”

王和尚让老秦先向他家里走，自个便转身从前堂门面房里跑出去。老秦的胖婆娘叫喊着别再撞翻了盆子，王和尚应

着“没事”，脚步早到了石板街道上。

说是街道，其实并不算是街：没有一家商店，也从未举行过什么集会，拢共四十户人家，房子对列两排而已。这是秦岭山脉最东南的一个山窝子，陕西，湖北，河南，三省在这里相交。这条街上，也就是老秦家门口的弯柳下，那一块无规无则的黑石头，就是界牌：街的南排是湖北人，街的北排，从老秦家朝上的是陕西人，朝下的是河南人。王和尚的家正好对着街的直线，他是陕西人，三间上屋盖在陕西地面，但院子却在湖北的版图。才才家是湖北人，住在街的南排东头。王和尚赶去的时候，才才没有在家，才才的娘，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，正在喂猪。这寡妇把猪看得十分珍贵，每顿喂食，总要蹲在猪槽边，撒一把料，拌一下食，有说有念地看着猪吃饱。见王和尚来了，忙起身要进屋去盛晚饭，王和尚说了原委，寡妇就吓得叫了一声，当下从鸡窝捉了那只白公鸡，嚷道着也要去看牛的病情。王和尚说天黑路不平的，劝说住了，就一口气顺着石板街道往家里跑。

老秦已经先到了。在这条街上，这是个三省中最能行的人物，懂得些医道，能治人，也能医牛，猪，羊，鸡，狗，会挑也会阉，再配上一张会说的嘴，开着小生意货摊，日子过得滋润，人也保养得体面。牛棚里的气味很重，热腾腾的酸臭，他就受不了，蹲在院子里吸一口吐三股地抽烟。

王和尚回来，先找了一把蒲扇给了老秦，就进棚点着了窗台上一盏老式菜油碗灯。有了昏昏的光线，看得见一堆骨架似的老牛卧在牛槽下，旁边是没有喝完的豆浆，水淋淋地

撒了一地白点。牛头无力地搭在一堆草上，眼睛闭了，急促呼吸，肚子胀得象一面鼓。可恶的蚊子成团飞来，手一扬，嗡地飞了，手落下，又嗡地飞来。

“把牛拉起来！”

老秦抽完一支烟，将鸡提在了手里，开始拔着鸡脖子上的毛。鸡颤声叫着，几次从手里要挣脱开，老秦骂了声娘，将鸡脖子拧在了翅膀下，毛拔得净光。却又不时抖抖裤子，叫着王和尚的名字，骂牛棚里的蛇蚤养得这么多。

王和尚满脸的汗水，成团的蚊子在头上叮叮 咣咣打着，他苦笑笑，使劲地要将牛拉起来。但是，每一次牛刚刚立起了前腿，“咕咚”就又倒了下去。他伤心地摩摩牛的前胯，努力将牛鼻圈上的绳索拴在柱头，便猫身钻到牛屁股后，企图往上扛。一连三次，没有成功，自己反倒跌在地上，粘了一手的稀牛屎。

“算了，和尚！把牛身子扳端，不要窝住了肚子。这牛也真老得不中用了，你怎么就看上了这条劣货？”

“老秦哥，这便宜呢，队里是估了二百伍拾元给我的。才曳了一料地，就不牵挂我了。”

“你撑了十几年的船，哪儿就能伺候了这高脚牲口！”

“地分到户了，哪里敢没个牛呢？”

“我就没有。”

“我哪能比了你？”

老秦“嘿嘿”地笑了一声，见牛已经扳端了身子，就去窗台上将油灯芯拨大了许多。牛棚里立时大放光亮。他便要

王和尚好生抱住牛头，自个拉过凳子，扬手“哐！”地一刀，那鸡头就掉了，“咕噜噜”滚在了王和尚的脚下，王和尚眼睛一闭。

“牛头抱紧！”

老秦吼了一声，鸡脖子塞进了牛的鼻孔，同时听见了牛在“嗞嗞”地急促地吸着鸡血。而溢流出来的血水喷了王和尚一手，又蚯蚓般地一个黑红道儿钻进了袖筒；他没有再敢动一下。

“这下好了。”老秦丢掉了鸡，开始在盆子里洗手。王和尚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抚摸着牛头看了一会，就进堂屋大声地开柜。

“和尚，你这肉头！又在忙啥子哟？”

“真累了你，老秦哥！我摸一瓶白干，咱炒几个菜喝几盅吧。”

“和尚，你要让小月又说我的不是了？！”

“她敢？”

“算了，邻家母，谁不给谁帮个忙？这么热的天能喝下去吗？”

王和尚提了酒站在牛棚门口，听了这话，有些为难了。老秦站起来要走，他拉住，拾起了那没头没血的公鸡，说：

“老秦哥，这怎么行呢？你不喝酒，将这鸡带去吃吧，留在我这里做吧，我也做不出什么好味道。”

老秦半推半就地把鸡提在了手里，王和尚一直送到门外。老秦捏着鸡，突然诡诡地说：